

衍石齋記事續稟

衍石齋記事續彙卷九

嘉興錢儀吉新梧

岷陽二帝廟碑

代張方伯作

岷陽二帝其先曰蜀山氏傳曰黃帝子昌意昌意子乾荒皆取蜀山氏或又曰黃帝之後也或曰高辛封其少子於蜀蓋厯軒轅洎成周曠遠數千祀是不一姓其主國傳阡有若蠶叢柏濩魚鳧邈矣而蜀之士民利水土誦圖籍尸祝社稷者惟二帝二帝者望帝杜宇蜀至今稱之曰杜主者也後禪其相開明曰叢帝開明者荆人

一號靈鼈牂柯水名也靈之言善也故或書爲令或曰其事多神異故爲靈云蜀之國前褒斜後熊耳峩眉玉壘以爲城江潛綿維以爲池牧文山而苑南中廣土衆民惟食爲天望帝始教之稼穡樹藝民迺有穀穰穰富庶號爲陸海天府矣蜀之水其大者類以江名左右千里交午四達胥輪於岷江一旦江暴溢觸大山懷襄怒上蜀水悉汎濫民昏墊如堯時望帝乃任開明治之遂決東沱復禹迹故道更鑿巫山闢三峽以下洚流民迺有居於是望帝以開明有大勳勞而興位焉退自隱

於西山其事略見於楊子雲應仲遠來敬達常道將鄜
道元之書而鄜邑爲其故都遺墓在焉宋康定皇祐年
兩修復之碑文猶存其廟於鄜則自齊明帝建武中自
灌口來徒傳今千四百年屢廢而復民之思也帝之德
也蓋百世不能忘也道光十五年日晷來守成都以事
至鄜訪其故址則封樹罕存廟陬盡圯懼盛德之祀將
泯惕然圖惟何以垂久會鄜人以復廟崇祀請余任爲
之倡寮采髦黎響應協同乃作新廟爲殿屋五間東西
廂六間聽事旁室宇及門又十餘間築垣牆四百五十

丈種樹萬餘株以爲禮重報功春秋大復古遂上文書
請列官禮傳之無窮屬以墜典之久而始舉也長官重
其事數尼不行日最力陳以爲二帝教稼竝稷治水纘
禹揖讓法堯舜功德隆焉而江水之治全蜀底定并非
李冰鑿離堆文翁穿湔漑田數邑者比且其事去夏后
氏時歷年多功同於創而李文近因其後以有成然且
列於時祀以荅神庥而慰民志也則二帝曷讓焉遂固
以請今節使大學士寶公聽其言而達之部部如其議

上

天子曰俞下所司春秋薦饗官給祭費如例自道光二十三年始蓋距始請時已八年矣日最蒙

恩命累遷官今將去蜀而部檄適至於是邨人某等謂余是役也實始終之惟麗牲之碑宜有詞鑱石以誌來者余不敢以辭遂爲頌曰

煌煌井與照臨邃初蜀山攸居 江兼威夷林廟實遺

二帝之思 醴流泱泱如機錦張利溥害鄣 禹功平

成易世錯行明德載賡 沱別東排標以玉崖璞言允

懷 遂墮嵯峨如龍門河東壘跳波 長瀾旣東南紀

道通二帝之功 脫躡遯嘉與賢匪家配於勳華 法
施有馮古也豆登典廢莫興 雨膏陽晞芸鼓賽祈降
福不違 惟

皇聖仁懷柔百神舉遺肇禋 崇宮幽繆龍旗沛旂慶
神止畱 椒馨渝音靈兮居歆大有斯今 純嘏引延
如山如川於千萬年

謹案此文成都刻石時多所增易與元本迥殊
附錄異文於左方以諗論文者男彝甫識

岷陽二帝廟碑

石本作岷陽新
唐望叢古帝碑

高辛封其少子於蜀

石本下增也字

蓋歷軒轅洎成周

石本改義

軒洎成周案上文言蜀山氏自黃帝始不當上及伏羲洎作洎字之誤

拍獲

石本作柏灌

而

蜀之士民

石本而作今

蜀至今稱之曰杜主者也

石本蜀改梁州

一號警靈

石本警作鼈

警梓柯水名也

石本警作鼈梓柯作梓柯也字剛

靈之言善也故或書爲令

石本上句言上增爲字下句改故文從令

故爲

靈云

石本爲上增劭字

蜀之國以下四句

石本國下增旅華陽津黑水二句前

改抗後改枕下云雉戕眉玉壘以爲邦塹江沱縣潛以爲池

廣土眾民惟食爲天

石本改云大川廣谷外宅苴巴羣黎僕食

民迺有穀穰穰富庶號爲陸海

天府矣

石本有改攸穰穰改浩穰號改託

蜀之水其大者類以江名

石本移其大者
三字於名下

左右千里交午四達胥輸於岷江

石本

左右改襟帶四達改滂
潰胥輸上增一然字

一旦江暴溢觸大山懷襄怒

上蜀水悉汜濫

石本作岷江嘗暴溢懷襄怒
上觸彭門阻夔巫蜀水句剛

望帝乃

任開明治之

石本改望帝察之
迺咨開明敷治

遂決東沱復禹迹故

道更鑿巫山關三峽

石本遂作肆下句作復禹
舊跡更乘瞿上淪三峽

民迺

有居

石本改炎
岷復粒

於是望帝以開明有大勳勞而興位

焉

石本有大勳勞改
為賢二字焉字剛

之書

石本此上增
儒先二字

而郫邑為其

故都遺墓在焉

石本改而岷陽實其朔都
遺墓巍然二君劍鳥藏焉

宋康定皇

祐年

石本下
增間字

碑文猶存

石本作碑
文具存

齊明帝建武中

石本

明帝字剛自灌口來徙石本自余來守成都以事至郫石本

作日最守成故址石本址郫人石本人下乃作新廟

都因事道郫作址以下六句石本作迺營新宮創殿屋五間東西廊六

繚垣四百五十丈雜禮重報功石本禮請列官禮傳

薛松柏三千餘株示無窮石本列改始舉石本始日最力陳石本作及

攝藩宣迺教稼竝稷石本並并非石本作文翁穿漚

又力陳增江字去夏后氏時石本氏而李文近因其後以有

成然且列於時祀石本作而秦漢二守去望叢時遂

固以請石本遂天子曰俞石本作官給以下三

句

石本作秩宗給祭費如典彝始於道光二十二年月建仲秋蓋距初請時歲八稔矣

今將去

蜀而部檄適至於是郫人某等謂余

石本作茲將去蜀而祠官適以

時和覽二帝廟於是郫之守士暨布衣孫鎮等謂余

惟麗牲之碑至末五句

石本

作惟麗牲之石宜有刻詞以章

本朝之盛

林廟實

遺

石本林

標以玉崖

石本崖

與賢匪家

石本匪

配於

勳華

石本配

古也豆登

石本古也

靈兮居歆

石本靈

脩於千萬年

石本於

作何

李忠威公廟碑

李君叔鯨爲陝州之二年政修民和思隆古道正人心
厲臣子之節州故有宋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陝州
兼安撫使授右武大夫甯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
贈彰武軍節度使諡忠威李公之廟嘉靖中建至今屋
壞不可治市地於學宮之側而重建焉宏其棟宇備其
祔位定其禮秩書謂余曰公之忠烈知勇赫矣哉顧世
遠州人不悉聞乞著其事鐫之石以示後世余曰願有
言也遂書之公諱彥仙字少巖初名孝忠鞏人也少有

大志知兵尙氣節靖康元年金人南侵京師急公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補承節郎尋以上書詆李忠定不知兵恐誤國下有司逮捕易名亾去出爲戍將峭匪聞以策說大帥范致虛不用爭益牢致虛怒復斥罷之而致虛果敗建炎元年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瓊遁公時又出爲石壕尉守三鰲聯絡石柱大通諸山以爲固百姓纏負歸之簡其武銳多爲覆盪中以待虜至輒擊卻之未浹月破虜五十餘壁明年春兵傅州城巷州人在賊中者爲內應夜潛師沿魯水八城夾擊虜遁遂復陝州

獻俘行在所高宗嘉歎任以州事賜袍帶槍劍許便宜
奏事時兩河地皆入金函谷以東惟陝在迎其家人於
鞏曰吾與城存亡矣日誦忠義激厲其眾軍中所得金
帛悉均散之毫銖不入已士皆樂爲用分遣部曲徇安
邑虞鄉芮正平解皆下之尋又復虢州河東豪傑皆願
內附上書請詔陝西諸路濟師將大舉張忠獻方經略
川陝弗之許也嘗用諜者言大破婁宿於蒲婁宿僅以
身免恨甚乃以萬人爲一軍凡十軍更日薄城臨衝天
橋鵝車火車晝夜相屬不息公隨機捷應聞焚其攻具

或乘之兵虜輒郤而圍不解益生兵期必拔城中粟盡
煮豆食衆公啜其汁豆亦盡忠獻檄都統曲端救陝端
忌公威名出己上幸其敗不肯出師城陷公死之從者
將佐龍門邵雲夏呂圓登陝宋炎及盧亨賈何閻平趙
成及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澣趙叔憑職官劉
效馮經縣令張玘皆死州民無一降者婦女擲屋瓦擊
虜哭李觀察不絕時建炎四年正月也公死年三十有
六方是時兀朮鵝張江淮閒御舟浮海走幾不免焉是
秋忠獻敗於富平諸路駭散非吳玠和尚原一捷則蜀

且不守蓋嘗論宋之不復有中原也自棄之也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未嘗北向發一矢而乘輿已南矣時則宗忠簡公獨持正議守舊都兩河豪傑趨奉約束勢稍振矣連二十疏請還汴然終已不顧自是二三年間侵弱滋甚人心已漸瓦解而李公官一尉據一州孤軍子立戎虜中兵食俱絀特能忠義感人喋血塵門大小二百餘戰屢摧強敵國有人焉如是使以忠獻之精誠重望得若公左右之合師陝右公爲謀主進可以規復中原退亦必牽制兀朮緩其南下而其君何至有航海之

難其臣又何至喪師失地重貽姦人口實而益堅其和議也哉故畱守沒而宋都遷李公殉而關隴危吳玠用而西蜀守昔人有言國以一人興亦以一人亾豈不然乎豈不然乎且夫知人誠不易耳乃其材能已暴於天下而猶疑其人廢其言徒令懷忠抱屈其勇略卒以身殉而國事隨之豈不重可惜哉而如公則固廟食百世而無愧焉已余繫迹於汴不得謁祠下謹遙跽而陳辭曰

皇天愍此下民兮降忠賢以爲正
遘陽九之昏椽兮懸

二離於紫清瑋夫子之盛節兮扈干將而佩瓊奮一尉
賢侯王兮屹下邑爲長城枕鮫抱虎義憤踊兮心拱翼
乎上京紛閫外孰知兵兮大策尼而不行彼媚疾其又
何算兮喟不達余之忠誠志齊相之復國兮終孔門之
絕纓揖巡遠余天飛兮奚報矢於進明百世聞者猶號
慕兮宜多士之殺身而從橫峩峩靈宮兮樹之風聲騰
茲舊部兮惠我穀成嗟末流之滔滔兮望崇高而怔營
誓九死其無撓兮願先民之是程景虞淵而可返兮維
鰲極而不傾貫洪河而鑄太華兮范臣子以永貞

贈資政大夫陝西巡撫故山東萊州府卽墨縣

學教諭熙崖楊公墓碑銘

公姓楊氏諱兆煜字炳南別字熙崖嘉慶戊午舉於鄉
年三十一後十年大挑二等又五年選授萊州府卽墨
縣教諭時尊府君已前十年卒則奉母氏趙之官舍居
五年母一旦思鄉里公遽請養奉母歸聊城公少年博
學英特蚤爲長沙劉公器異名藉甚其後出入試選勞
困垂三十年始得一學官其居職廉正教士用胡安定
分舍法古經今事昉別綜貫指講上下可拾級至也弟

子悅服成就者衆上官亦有聞將列薦而公釋然不顧
以去蓋壹以順適其親之志誠不忍身一日離於左右
也故舍彼取此昔陽亢宗爲國子司業訓諸生曰凡學
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於是乞
歸養者一朝二十輩其三年不歸侍者令斥之公之以
養歸也當時賢士大夫宦學去其親聞之其將怍然有
動於中卽朝夕親側者依依愛養愉快益加於平時又
可億而知也嗟乎古今人誠不相及邪古之有爲也振
厲往往駭蕩時人耳目近世儒者則誠身自盡默與幹

移是以亢宗峻於合楊公篤於行要其本孝之意豈有異也夫忠孝者蓋二其名而一其性皆不忍於君親以成之也亢宗之犯顏直諫豈爲名高哉誠愛君也假令以公之至性處之是亦亢宗也士固可信乎其素特時會遭遇不同耳而國家學校之官在中在外必如亢宗如公其於師教也無愧焉已母歸數年猝中風半體拘孿公廢寢食精思營度醫藥請神以身代沈疴獲起至九十有二歲迺終公二子以增以坊以坊八縣庠從公家居以增登戴蘭芬榜進士爲縣令累薦擢官公不忍

離母側未嘗就其子之養。裊居喪明年，躬造營壟，苦居
草食廬守號泣，年六十六矣。不以禮稱，不毀而弛其哀。
觀者皆歎挹，以爲至孝。至孝云：公爲人仁恕而質直，嘗
自號實夫。處朋友諍而無後言，急人急，若在己，嘗欲有
所利濟於世，而絀於力。若近橋梁道路之屬，一爲之
卽罄其所有。平生好佳山水，在卽墨游二勞，晚就養襄
陽，有鹿門隆中峴山習池之勝，時扶筇步屨，其中會修
孟亭，病且革矣，猶懸孟公像室中，爲之贊其高致絕俗。
如此，余嘗聞之師，忠孝天性，必恬淡無俗嗜，乃無有能

奪之者觀於公其信公卒年七十有一上元梅伯言誌
其葬系屬贈封子女既備書今以增擢任陝西巡撫署
陝甘總督恭遇

慈壽推恩

晉贈公資政大夫如其官爰準通禮樹外碑而屬儀吉
爲之文其銘曰

禕哉楊公至德塞淵孝乎惟孝展我先民信脩踐禮鴻
濟推仁順事慕思以終其身順親之至耄期而綏慕親
之至逾耆孔哀疇無父母心竦名歸曰君子子曰迺人

師人師伊何在
校知政所因者本其獨也
正五致以備
四達以敬階天不愆顯有休命於

皇追錫惟公受之
繫聖垂經惟公蹈之
廣原瀕瀕閭碑
地負稱德比崇永保爾後

武顯將軍甘肅寧夏鎮總兵署和闐辦事大臣

署甘肅提督史公墓碑

公諱善載字叔輿別字松舟姓史氏其先自京兆杜陵至壯侯居溧陽其後遷鄞又遷餘姚明隆慶中又寄籍順天今爲宛平人自壯侯至公五十八世祖考振常公早世祖妣節孝沈庶祖母王同心撫孤以有立是爲公考牧庵公諱謙以閩鳳山尉遭林爽文之亂城陷不屈死之時公妣陶前卒公先奉父命慎護大母曰以委汝矣赴難弗及震慟不欲生方是時百姓爲牧庵公義歛

殯於縣堂逸囚數十人槍刃翼蔽奉太夫人公子走臺
郡以免寇烽鴟張一日數警又奉節孝之福州糧絕又
從其族人於弋陽賊平

詔褒死事之臣公得廕雲騎尉及引

見故事當出隸督標公獨被

高宗旨畱京營學習京營有世職自公始繇守備累官
至南營參將清操遠度不競不絀境治咸肅
大駕春秋歲事常從屬車癸酉秋畔民闌入

宮禁

仁宗自行在旋蹕公先路清塵嚴捕匪黨九門方戒嚴
公言於步軍統領索綽羅公請開城便民以安眾心仍
徼巡密詢匿賊者罔赦如言事定時論稱焉統領以是
知公數引薦數年開擢中營副將軍政一等又以陸路
總兵舉公德器凝定每應變如平時

上尤稔知公

登極逾月卽拜寧夏鎮總兵之

命至則嚴紀律除戎器補佚馬練部曲而厚勸賞擡礮
之制火器至捷公創爲之遂以入奏尋

救下各鎮皆用其法尤善卹士卒因知其材否良惡怯
勇獎拔皆允其任回疆五城陷公以楊忠武檄帥千人
西討始掃守庫車之沙雅爾揚威將軍至調隨營統吉
林索倫兵爲前敵繼又以糧運將不集委公爲翼長總
後路督運駐第九臺巴爾楚之生地莊冰漸氾濫路絕
公於第十一臺衝阿拉克迪北得沙岡處伐木開道十
餘里道通運以無阻和闐大臣死事奏以公署理並偵
緝玉努斯逸匪時所過邨保大抵空無人有獲者反復
訊無從逆迹卽釋之先余帥步雲斬所獲者將入告邀

公連署名公謝曰子之功也固言之卒勿署公處事以誠而性仁讓雖懸軍荒外不易其素守如此和闐城被焚回民畏役四道公先張示具言使者所以勞徠安集之意速歸無恐則葺垣墉勸屯種省徵調民間風還業歲適有秋運麩十萬斤軍中以繼饗又送絮襖袴各二萬爲冬備尋奉

命還復得

旨交部議敘己丑春署甘肅提督是冬引疾歸時長子致蕃官刑曹公京居十年致蕃出守福寧調福州擢官

江蘇常鎮通海兵備皆就養公廩身廣顙爲人厚重坦
易其論事言盡而氣益和尙信義一諾死生無變喜爲
詩工書法嗜老子道德之旨觀物從容蕭然有以自樂
癸卯冬仲書諭其次子致昌大梁謂天寒不得游金焦
二山但看醫書遣日耳後數日病遂卒後二年致蕃等
奉公葬於山陰謝墅官山嶼之陽配李夫人祔旣封宐
有外碑之刻致蕃以屬儀吉不敢辭銘曰
大忠之門有濬靈源篤生偉人壹志謹亶曰惟忠孝厥
本是溥服事

三朝其政蕩采入奉京輦出守邊鍵內清外謐祇

天子令眾處博愛功成不言茂德餘位施之後昆伯仲
科第諸子皆彥孫也代儔騫公不聞豐江沄沄千巖巖
嶼東溟其逝磐石長存

史氏雙節大忠兩世合葬墓表

史氏自壯侯居溧陽爲大宗再遷至餘姚名系代嬪不失其緒邵學士晉涵序其宗譜謂數千年昭穆若眠諸掌者也在明中葉有自餘姚僑籍宛平者溯壯侯之世四十有八又八傳而至振常公

公諱名義字振常以字行茂學早世配同郡沈氏時年二十有五力貧撫其三歲孤側室王年二十有二矢志同心相提抱以存其宗及長爲鳳山公王中歲先沈卒沈以老壽終嘉慶閒邑人上其事有司

詔旌雙節時論以比蕭山汪氏而史氏孤盡節海外光
於前人其事尤偉云

鳳山公諱謙字昭和別字牧庵以兵部則例館效力敘
選尉延平之永安官二十年兩攝安沙下淡水巡檢調
尉臺灣之鳳山廉而卹下所至民親漳賊林爽文起彰
化踞諸羅南及鳳山鳳山城自鄭氏築累土數尺耳營
兵號千人分防十六七公度不可守誓以身殉人辭其
母曰兒不克終事母矣願母自愛強飲食無復念兒乃
屬其子善載曰我死職也大母老矣吾力不能滅賊致

震驚老母罪也汝奉大母避寇亟出民吳永芳者其人
好義可依恃居又瀕海若乘閒北渡庶免於難大母安
我死瞑矣處分畢徑出禦賊不復顧賊莊大田者薄東
門公從知縣湯公大奎等開城出擊戰甚力賊卻走至
十餘里外俄潛眾右移突傅北門殺千總丁得秋以入
公巷戰不利馳還縣廨與湯公朝服坐堂皇賊大至奮
起斫賊不殊瞋目罵不絕遂遭害湯公亦死焉乾隆五
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至夜百姓號赴爲義斂與湯
公竝殯於縣堂大兵檄調未集義民四起擊賊復數縣

顧力不及俄又俱陷鳳山之再陷也縱火縣廨公棺及
焉百姓又號赴掇骸骨積之揭其官氏奉之野廟中五
十三年春爽文等伏誅公族子積丙方在軍中先趨護
其櫬內渡善載始奉公喪遂謀窳初史氏之僑北者
世世皆反葬如禮而振常公時尙未葬故善載卜地於
山陰南門外謝墅官山嶼之陽兩世合葬焉公死事聞
高宗褒閔賜祭葬世襲雲騎尉崇祀昭忠祠公娶蕭山
陶氏有子二人長保善次善載以廕仕累官至甘肅
寧夏鎮總兵道光元年

覃恩贈祖考兩世武顯將軍妣皆太夫人而庶祖母王
請 馳贈如制善載晚自營壙志從先人故其葬同一
山三世宰木相望也余旣碑總鎮君之墓感慨世德復
書沈王兩母之苦節及鳳山死事本末而表於其阡

此山鄒先生墓表

嘉慶十有五年冬此山先生以淮安府學教授老歸其鄉後二年病卒屬其子鳴鳳鳴鶴及嫡孫觀眈曰吾仕宦三十年而家日貧今且沒無以葬若曹緩之其稍有利也然後營吾事鳴鳳等哭受命其後十年鳴鶴成進士以知縣用乃得葬先生於其縣蘇慶灣之原旋就官河南未刻隧石又後二十有四年鳴鶴奉其生母喪還耐葬時鳴鶴官知府已更數任有勞績

記名以道員用 贈先生階四品於會典當樹表墓道

乃以家狀屬其友錢儀吉爲之文鄒氏系出唐曲江令
實故錢唐人宋天禧閒徙武進其居無錫自道鄉忠公
之弟進士洞始二十三世至先生諱麟書字魯瞻幼失
恃讀書通敏好忠孝大節年十五願復初先生奇其文
二十三補縣學生踰年食餼尋丁父憂自後省闈九試
七薦巡撫陳文恭公目爲名世士使肄業紫陽書院院
長沈文愨公引爲忘年交辛卯獲鄉舉年已四十有四
矣壬辰乙未復兩以從子奕孝同考迴避不與試先生
性剛介尤嚴取舍家奇貧每計偕躡屩往來備嘗艱苦

志操益厲辛丑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直隸是冬視
事沙河明年署阜城縣事又明年補故城知縣縣當水
道衝舊例按圖拘役民以爲病先生首捐俸爲倡竝令
犯笞以下者得書罰以免集金爲之息邑士之公正者
司其出內改差爲顧民甚便之縣多廢壞然濱河易淹
沒民不敢耕則與民約築隄墾荒三年中不取一粟旣
成乃以一畝之賦賦三畝民爭赴墾先後成常稔田若
千頃上言於府府下它縣墾荒以故城爲法會歲旱議
振冒暑覈戶口得疾立請改補敎職大府畱之再士民

皆固請嘆曰此何等事而以病身塞責可乎遂行選授
江寧縣學教諭著臥碑說四箴疏以教士攷邑中故實
罔羅遺佚成金陵小錄四卷久之以例遷教授知府某
忌先生方直先生殊落落不相能也無何山陽冒振察
發守令校官皆被禍先生獨未奉委吏訛亦不及識者
皆謂先生其知幾乎謝曰天幸耳然古人有言知止不
殆此其時矣遂告歸鍵戶課子自定詩古文彙若干卷
舊撰醫學示程十卷更加審正嘗訓其子孫曰士無遇
不遇必先立志同一心思學力志高則以之上達卑則

適濟其下達而已又曰士必知所以內重吾去官貧無
饋粥然一點真氣經數十年時風眾勢不爲奪吾胸中
常浩然也先生之生平遭遇困約而得力於學蓋如此
曾祖治順治甲午副榜內宏文院中書舍人易家所稱
靜岳先生也祖顯臣太學生父士起縣學生母岳氏先
生凡三娶華氏早沒鮑氏有子宗范卽覲眺父也方氏
有子學范殤鳴鳳母阮氏鳴鶴母李氏方氏之歸先生
也後勞苦拮据教養子孫以立其家老就養鳴鶴羅山
縣任沒于官舍李氏遭先生之喪旣以身殉矣遇救而

蘇事在家傳不備書

安徽廬州府合肥縣知縣白君墓誌銘

君姓白氏諱守廉字景中別字敬庵先世家汾陽贈武功大夫守備諱用始遷河內子曰天富從征噶爾丹卒於軍無子以弟天貴子光顯爲後累官廣西富賀營都司從征策旺乘危勇鬪陽湖趙翼紀其事與下同甘苦而約束嚴每過師秋毫無犯人尤難之子雲上乾隆庚午辛未聯捷武進士厯官江南平望營都司揚州營游擊金山營參將漕標中軍副將任有惠政祠於揚君其仲子也妣韓繼妣張君四歲師抱置膝上讀過若夙誦

長自刻厲樓居三年鈔書積數尺舉乾隆戊申鄉試庚戌恩科會試中式丁副將公憂服闋應殿試登潘世恩榜進士注選知縣久乃任安徽之石埭居五年修城垣復書院懲豪猾獄幾無囚巡撫董文恪公以卓異薦尋調合肥君爲政廉恕善決獄而務以仁感人巨姓械鬪敵者多死則自斃一人以訟久不得主謀者君能得之獄以不畱富家墓人夜剽盜樹者死眾謂其家聚眾殺之也君不問則爭訴譁然君笑曰暮去家四十里孰豫知其盜樹而眾守之乎卒以誤殺論姑虐童養婦

幾死舅請歸其母婦不肯君命爲已女縣堂具輿服鼓吹送之而諭姑以慈愛卒安其婦在石埭蛟水驟至賴君先完城得無患合肥夏旱振十餘萬人晝夜循視一不涉胥吏手會感時疫不少休邑人程某有黃昏譫語說飢民之句旋以失察壘吏議去日有村叟持數千百錢爲償帑金其得民心如此嘗充江南丁卯鄉試同考官得熊一本等皆知名士罷官後主講大梁崇實觀海崇明書院所獎成尤暇讀杜詩陸詩爲之注道光八年春二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著有自怡軒文集詩集

若干卷山海經蒙求二卷元配吳山東萊州府同知純
仁女先君十五年卒側室程子四人鳳鳴鵬鸞嫡出鴻
儀鷺濤程出女一人孫二人某年月日諸子奉君耐葬
於揚州北門外雷塘副將公塋之左始鵬鸞走京師乞
予銘墓不遇復來大梁以爲請君於先學士公庚戌同
年辭不可則按狀條其行事而銘之曰

三世將家道所殆仁人爲之亦无悔起家經術此賢宰
民萌謳歌官則罷炯介是其所以乃終完令名冰雪曜
堦從先公孝無改我文斯藏闕遐載

朝議大夫前江蘇徐州府知府繆君墓誌銘

君姓繆氏諱元益字澄香上世自南昌遷蕪湖考諱暉
吉歲癸卯在濟南同知任而君生故又字東生後任閩
之建寧調福州將軍魁倫公劾倉庫虧缺獄急則斥其
家財二十萬爲寮屬償使所虧不及萬以免死者甚眾
士大夫多其義至今稱焉妣歸安嚴氏前妣某氏朱氏
君娶於錢儀吉之從姑也有子三人榮琦榮瑞閩女一
適錢唐吳公謹側室張氏一女幼君爲人明敏絕特而
志高遠視世間聲名事業一時甚烜赫俄而銷歸無有

以爲天之與我必有其可久者慨然有求道之思少工
文詞一應順天鄉試卽首薦後乃不復就試時則睢州
蔣侍郎爲道家言持論堅而辨朝士多從之游君與焉
乃爲侍郎全閱道藏擇其尤者梓行之彙及梵夾文字
一目半紙頃刻盡其帙侍郎大驚謂有神解已有會於
參同契常靜坐不通賓客久之悟其無實則去之而讀
易中庸論語曰吾且習此數年以俟其悟後自校刻蕞
山夏峯諸先正遺書常以贈人且勸之讀曰守此庶無
咎悔矣乎君始官戶部員外郎至是改官刑部數從其

長出讞獄浙某中書家棺被發犯已得君察其有異窮詰日月驗其器與鑿孔剗痕皆不合竟白其誣巡撫以下坐謫斥有差逆黨劉第五名捕入或得而獻焉偽也賴君爲昭雪

仁宗臨朝大息曰小民寃卽伸家已破矣

命賜之金爲撫卹囚稽顙堂下謝

天子恩德次刑部大人次諸曹郎而曰繆公活我君平反此二事尤箸擢郎中京察一等以姻家錢唐吳公長刑部改兵部郎中再薦出守江南之徐州始受事閱舊

牘立訊釋株繫者數十人民歡聲雷動譽大起俗善構
訟君不輕受牒不畱獄郡日以無事延攬佳士講析文
藝處劇而暇顧地當四達使客日至君不甚措意也未
幾以屬吏事左官家故業鹽筴有屋在東光還居之作
吾愛吾廬記西事起故人招君出關非其意也畱喀什
噶爾一月卽歸時鹽法極做數變商以大困君尤丁其
難不得已往來薊門津水閒營債完歲課叫囂塵俗非
人所堪予時見之君氣專容寂如故自罷官後愛女溢
逝數年間懿親連死喪癸巳秋七月吾姑卒君神傷甚

亦病矣病但日少食羸弱終未嘗偃臥一旦謂榮琦曰
吾今日殆不得度俄持鏡自照微笑而逝時在天津寓
館道光十五年某月日也逾月移殯於東光後三年榮
琦等卜葬君於蕪湖某原先期奉家狀及君所作蟬定
詞及雜箸若干卷屬予銘墓予謂君視詞章抑未耳卽
吏事亦非所屑屑皆不足見君生平檢篋苟得君書一
通其一解官待勘時寄予京師者略謂自到彭城兩年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紛至沓來莫測所自曩時知解如
在江海波浪中無一篙一筏資身得度者因言心隨境

著則觸處多迷而必以先儒教人主敬存誠復歸無極
爲歸嚮其後雜論太極圖說西銘及首楞嚴義因規子
無役文字還心內照意諄切可感其一自東光暫來京
師從予借蘇氏易傳明日送小簡謂蘇氏於保合太和
節論性情及閑邪存誠注大旨謂不善者日消有不可
得而消者卽性也於先儒所謂性似是而實非禪家所
呵以昭昭靈靈作佛事者此也二曲先生所斥誤認識
神爲本面者亦此也然徒知其非而不知所謂本面者
何在所以昏迷沈溺二十年而不知反也君言心性參

合二氏不皆醜此自明以來諸儒多有之但變其辭耳
君則一存其真不爲諱而當廢黜困窮時猶反已內勤
勤勤若是後簡益親切益始終求道之志不易嗚呼是
則難能也已爰錄而銘之銘曰

君志於道能者鮮兮得聖以教君狂狷兮斯文瑤琨折
獄良兮翳君視之等亾羊兮大行孟門荆棘概兮嗟君
值之曷展驥兮華榮風煙天隲命兮死生脹然心一鏡
兮江之羨兮宅孔厚兮淙廣濊兮澤乃後兮

西麓許先生墓誌銘

道光十有七年十月七日吾師西麓許先生卒於郡城蓮花橋之居年七十有四子樸於沈邱聞赴將歸營葬具狀謂儀吉子從學我先人最久子其銘案狀嘉興許氏上世自汴遷明初有諱秀者以拯災被勅築亭旌之號曰亭子許故址猶存祖考諱炳元康熙乙酉舉人大挑一等引對稱 旨

世宗特命以知州用補山西永寧擢江寧府督糧同知考諱坦容才敏嗜學以同知公前督運積官逋部文追

償鬻衣及屋旣盡授徒里中猝病沒妣胡時亦病篤先生方應童子試未有立人皆曰許氏已矣或哀先生貧曰書何益也盜徙而賈冀可活先生大慟曰吾許氏世守破書爾有死不爲賈服闋補府學生亦授徒里中乾隆甲寅舉於鄉弟子汪如藩王楨金辰吉升吉先後皆獲科名刻厲自修雖處貧非其義必不取東南州縣治漕溢取爲公費貧士或操其短食其羸先生恥之有事當過縣倉必迂遠避之曰人其謂我何嘉慶戊辰大挑一等請改教職後四年選授龍游縣學教諭正身勸學

士肅其教斥俸修學宮縣人景從積金萬躬督治以成
猶有餘財爲歲修費大吏引薦固辭久乃部推嚴州府
教授遂引疾歸時樸方宰湯陰郵書教以愛人節用又
曰貪酷汝當不出此若谿刻沽名或欺人利已隕乃祖
風卽以不孝論其嚴如此先生諱鎬一字孚庵晚自號
覺道人著有栖築齋文彙孚庵詩藁龍游小志配秀水
朱氏有賢行其弟督理湖南糧儲鴻爲之傳先先生十
年卒子二長樸嘉慶己卯舉人河南沈邱縣知縣次恩
泰縣學生早沒女二崔濟陳文傅壻也孫四人女八人

曾孫一人女一人今以年月日葬先生某原銘曰

嗚呼秦爲不義子順避行擗可足欲平仲鑿亾哲人允
蹈四維以張姑蔑之教朝命時颺我年十三獲從夫子
爲析經疑俾精選理程之古辭日在甲已昧谷闡明夢
絲條紀韎之經之再侍于闔干祿奪志閑肆底醕南北
往復終見灑津宵舟涕語哀我棘人歲月幾何仰焉木
壤藐藐後生疇喏矇贖銘德不文誠身是艾陽驛其思
董陵其拜

朝議大夫江南外南河同知加知府銜王君墓

誌銘

太原王氏出姬姓唐江南西道觀察使仲舒嘗偕陽城
爭裴延齡不可相昌黎韓子爲之碑居在祁縣其孫祕
閣校正希羽遷歛又再遷來歸安居再世有諱英者高
行見於穆堂李先生之文以曾孫禮部侍郎以銜貴贈
光祿大夫光祿公長子諱耀爲伯父諱邦彥後無子又
以其弟諱驊之子諱連璧爲之後君考也任江南淮陽
兵備前妣徐氏妣馮氏君諱士鍾字際和號性餘年十

二遭兵備喪孤露奮發讀書犖犖識其大者弱冠佐漢軍李尙書幕府江南遂精練河事嘉慶二年以布政司經歷投效東河調南河治黃河大隄丁馮恭人憂再出以通判奏畱南河署江防同知河數溢荷花塘狀元墩馬港口先後興築多倚君黎襄勤公稱其介十九年奏補邳北通判道光元年擢桃北同知旋調外南同知有勞加知府銜性故恬淡年近懸車告歸僑居平湖西郭善攝生竟日端坐所居堂羅列古書名畫舊硯墨怪石供之屬嬖娒欣賞其中如是者十有七年從子漢自幼

撫若已子道光二十二年春漢在河南上南同知任塞
祥工決殉焉君聞之曰我王氏祠規有沒於王事者進
主中龕竝及其父母所以勸忠也漢也臨事不避難無
忝先人矣然發言卽涕泗遂病夏六月十一日戊午時
加酉卒年八十有七諸子卜以冬十一月十二日丙辰
葬君於其縣上五堡之阡君娶德清胡氏封恭人先君
六年卒君爲誌其內行子六長涑坐補廣西河池州知
州今乞銘者也爲縣學生二人注仕籍二人女三皆適
士族孫十三人君嘗謂涑日士而仕當有濟於民幼見

吾父治民事常廢寢食至今德惠載人口宐已河工之職修防耳銷算耳何足道者我身後母爲行狀于人儀吉慨然執筆曰斯言也其可銘也已銘曰

河渠大政專官任人禦災斯智拯溺斯仁官竭其能眾被其澤迺謂銖塵無託金石程護於器霄暉於神思道靜居登年返眞瞻我先民質言庸繫佳城崇隆綏予世世

浙江金華府湯溪縣學教諭沈君墓誌銘

君嘉興沈氏上世自湖州竹墩遷祖諱增甘肅崇信知縣父諱振鵬直隸豐潤知縣皆有仁廉稱豐潤君娶陶繼娶錢又繼娶錢前室妹也君爲後錢氏出諱寶麟號紱齋嘉慶戊午舉順天鄉試年十八道光六年大挑一等願就教職教諭金華之湯溪十有四年引疾去湯溪之士固畱君主講其縣之九峯書院又三年而卒二十五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孤子對薇等昇喪歸明年正月附於豐潤君之塋予自乙丑會試始識君同寓

先兄裴山舍中夜聞君讀杜詩詠懷北征諸篇拊几慷慨若悲憤不可堪闖而視之則流涕執卷起予乃有異於君之爲人也相與縱論詩君則出其枕祕寫本近人所誤唐律主客圖示予曰觀此乃知賈佛之名不虛予又以知君志大而內自斂抑行事跬步必謹嚴以此赴挑之歲下榻子舍中又得讀所爲古文辭予謂君自程密齋丁見堂沒吾郡文章當在子矣然君自弱冠而孤奉九十大母暨病母朝夕營菽水醫藥不得息一弟才敏似君習導引家言得奇疾以沒君煢煢汲汲連治喪

葬心力盡至是貌加瘠語多易倦老矣而志氣特立不
衰少受庭訓非義必不取居官益刻苦自厲以廉正勤
密信於上下爲諸生講經史大義士故感其行而服其
教才俊輩出貢翰林璜其一也士有孝行而不善文者
以充優生曰功令必於試外舉優者此古人書其德行
遺意也雖戾俗吾爲之劣者多方論誡之或曰恨得見
吾師晚矣君曰何晚更誘掖之怙終者禡之嘗正色折
縣宰之陷士於獄者縣徵賦會銀價貴議增折納錢數
以君言而止凡逋糧率指士爲魁有訴者爲清覈其串

稟宗譜辨其已戶公戶具其年月升斗名數而召役與之質果逋也則爲之期終君任無能藉糧以侮士者乙未大旱君禱雨勞甚上官委之監振以病辭然勸分必得君而樂輸者眾事有不平平之亦惟君事竣頭鬚皆白後乃無歲不病也君通荀虞易誤荀氏義及易象類以補皋文張氏所未備及它雜著文彙凡十餘種娶崔氏雲客先生景儀女先生分巡河南君以是客河南誤南汝光水利志十卷君學古愛人體用卓然晚效一官未竟所設施予謂對薇諸遺書若水利志宜先槩布有

行之者庶以慰君之志於地下崔孺人有賢行嘗質奩
幣佐君贖祭田刲臂療君疾後君一年卒有子三人對
薇敷桂應梅應梅嗣爲叔父後女幾人孫男幾人銘曰
廉吏後早登科宜廟堂薦象獻壯而老悲蹉跎校官師
舉其職行以義講以德育英才用邦國我所懷昔同舍
讀詩聲振屋瓦思稷契仰悲吒志乎古氣舉詞文鏘洋
傳來茲松邪柏神永綏

故四川重慶府南川縣知縣蔣君墓碑銘

昔宋皇祐中狄青討賊於廣州廣西鈐轄崇儀使陳曙以失律見誅其長官孫抗以私憾誣陷之也其後曹輔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蘇子瞻與之書曰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伸眉於地下子嘗誦其言而哀之今我念亭蔣君之事何其甚似陳崇儀也嗚呼君姓蔣氏諱作梅字汝和又字念亭大父文學君奕馨早世配節孝鄭氏撫君父明經君榮芳以有立學行重一鄉試輒不利嚴

督君學冀其成名以慰母也蚤入縣庠有名甲寅舉於鄉嘉慶元年丙辰第進士注選知縣還侍下年二十有四時鄭太君猶在堂撫君而泣曰吾乃今不負所託於汝祖也太君卒乃赴部除直隸盧龍引

見調蜀之南川君爲人剛直而慈凌嘗謂仕宦必當利濟於民固儒者事也於是省徭役恤窮嫠嚴束吏胥訟卽決遣不畱獄修學宮而廓大之飭書院學規增修縣志鑄之木縣境山水環而北距省會遠行旅出山谿閒春秋水暴發或霖雨漫溢至數十處多道死君爲鑿山

石疏渠四十八道又併爲九道瀦而歸於通川更築石橋以利上下縣人至今稱便旋奉檄署理西藏糧臺事務往時兵饟由建昌道發到藏卽商人具領不貯庫商貿易出八邊常有銀數十萬往來駐防所當給饟時令下立具無稍後者君以邊地官俗相安久不之改也而舊爲之息以充公用者念戍兵寒苦盡散濟之一錢不入已兵民皆感悅居二年無事會番僧與商人鬪商被殺二十七人君按論如律堪布大恐夜請見獻黃金餅高及尺珠寶實焉君怒斥去之俄而辨事大臣某期君

飲中酒爲之請君持不可則固以請君對語峻直某怒
輒譙讓曰爾自問事事可對

皇上乎我將劾爾猶不悟邪君立而荅曰平生不作負
心事何不可仰對吾

君也劾則劾耳拂衣竟歸某踵至啟其庫空焉卽劾君
遂以見法時嘉慶十有五年五月也四川總督常公明
聞之駭曰此蜀之官民無不知者辦事大臣獨不知邪
亟疏救辨析始末事不自君始去

天萬里奏達 京師已無及而君爲清白吏無負生平

固已上徹於

天鑿矣而藏中兵民感君恩惠奔走哭奠相與建祠堂
刻石爲象奉之樓上歲時報祀至今君沒後多著靈異
番僧且爲之祠守云往歲丁卯嘗與校文予見其藍筆
手記同官爵里及試題皆具其五問下皆自爲置對甚
詳君才敏過人而執事之敬又如此娶李氏側室齊氏
長子達齊出也君沒時達四歲嫡子邁三歲君父遣君
之弟作楫至成都總督常公先已遣人移匱至遂奉之
歸葬未有誌石達以道光辛丑進士官編修遭嫡母艱

歸服除北上過開封奉行狀詣子乞碑其墓觀縷前事
稽首哭失聲君會試出先學士公之門子故幼識君嘗
從君同年數人賦詩一室中清氣溢人目英英出儕輩
上猶若可追想與編修語不知流涕之被面也遂爲之

銘曰

灌陽之蔣自虞山遷五經世授歷十餘傳觥觥念亭操
行齊賢周於恤下鞠謀其全方於事上執義其堅騏驥
之足在埵而顛民不獨死以身殉焉從漢趙韓攜手黃
泉軍民搢踊酒炙駢闐守闕天遠建祠巍然春秋饗薦

送迎鼓弦靈來斯赫中見戈鋌神旗陳馬衛我窮邊終
膺

恩綽昭此幽阡

張介侯墓誌銘

武威張君諱澍字伯淪自號介侯考諱應舉涼州府學
增廣生君仕封如其官上世具余所爲封君墓誌中母
張氏元駙馬高昌王之裔至明而易姓君九齡失母讀
書過目輒記文章鉅麗傾一時乾隆甲寅我世父侍講
府君偕漢軍蔣公典陝西試得君驚歎目爲異人時君
未弱冠余年小於君君弟呼余相愛也君性亢直疾惡
如仇好責善朋友間人多畏君會試躓畱久貧甚而館
鉅公家主人出其內人夜擄蒲君使其戚譙讓之卒以

讒去又館臧家橋主人召優娛客君怒又去之最後南
昌熊侍郎枚請教其孫常鐔是歲第進士入翰林充
實錄館纂修嘉慶四年己未也辛酉散館改外選黔之
玉屏自是爲縣宰三十年處已廉與人忠而剛介特立
論事屹然少可亦時時責善於上官守其直終身不易
也在黔時滇撫初公彭齡過縣從者索金則扶之百文
敏公異焉使署遵義治盜徒黨盡文敏贈詩君和荅諷
以獎拔廉吏退語其儕曰爲上官惟此最急旋以思親
引疾歸數年起爲蜀之屏山調署興文回本任屏山民

迎於境訴署令獄有私君遽窮治發其所受金貯庫而
言於行省總督先公難之緩其事署令亦訟君乃爲一
奏以上皆聽勘君所執持牢而訟君者無有也則遷延
不決以固君會蔣公代至事乃白蔣公問蜀事對曰公
入境卽舉劾屬吏震動然如所舉某守賕某令但佞佛
耳豈爲賢乎蔣公默然退又上書其狂直如此旋署大
足銅梁南谿丁父艱歸再起爲江西之永新署通判臨
江以上漕銀緩去官尋開復補瀘谿又丁繼母袁氏艱
歸遂不出君治事簡易而聰察持法嚴胥役惕息不敢

犯所至令行禁止蜀歲饑爲振法甚周而祛弊絕民乃
大飽君謂余曰吾始聽訟好以數言決欲其無留也不
能灼灼與爲家人語民多畏余旣振民乃甚親余上下
相信訟益易了縣日以無事余喟然曰介侯如君言可
爲民監矣君好言振事嘗主講蘭州大旱書與那文毅
戒遲緩戒拘方戒遣使云君著姓氏五書續黔書自定
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五卷補輯漢皇德傳魏周生
烈子以下關隴著述數十種及世本風俗通諸書諸葛
忠武集皆已刻詩小序翼三古人苑五涼舊聞秦音蜀

典等稟藏於家娶楊氏繼室何氏李氏某氏子五人延
壽早卒次振鈞不疑去疾長卿孫三人南仲南季南金
君以道光丁未五月丙戌病沒於西安城中和樂巷之
居振鈞等將以十月某日葬君某原期迫不及具行狀
以余知君久而郵訃請銘銘曰

其文也眾謂卿雲復生其志也思與李杜齊名其仕也
既已登天祿侍承明忽去爲吏亦自以孤行一意而師
表百城其節厲其才明以濟其直故雖爲流俗所曹惡
而理美之莫傾退箸書以沒齒揚藝苑之芳聲其藏也

嗟五十年之老友悉乎君之行事而泣爲斯銘

學源先生墓碣

先生諱友泗字學源大興府君長子也未娶卒年十有九時在嘉慶丁巳七月先生有孝友之行有道德之言先學士公哭之慟曰是子也天吾錢其不更興乎屬從兄裴山錄先生手書教戒儀吉之言爲一冊將鑿諸石不果儀吉後以其書示弟泰吉兩人者誦先生之訓數十年來救過勉善雖不能至而此心凜凜不敢忘亦時以迪其子孫於是泰吉以爲先生沒而其言立且繼禱之宗也宜立後乃命其長子炳森爲先生後今炳森已

貢於鄉矣始先生之卒在吳橋縣廨弟震行十歲同時
殤大興府君使人持二柩歸瘞於祖考安叔府君之塋
右方先生與震行同穴又與其庶母林方隴相接也今
五十餘年矣不可以改葬懼久而惑其處也於是泰吉
立謁於墓前而請儀吉書其事以垂示子孫且問祭禮
記曰殤從祖祔食以昭穆同也震行兄弟也亦昭穆同
宜可祔食祔食之儀朱子答黃義剛問曰正位三獻畢
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此行於廟中者也今有不能
不變通者但師其意辨其先後隆殺也可記又曰妾母

不世祭自是諸侯之禮士大夫家有中一以上而耐者
且及其高祖之妾此亦廟制耳今林方之墓在近歲時
別具魚豕之物薦之子孫世爲之抑亦不違禮意云道
光己酉黃鍾之月弟儀吉記

謝烈婦墓碣 并贊

謝烈婦王氏孟津白鶴鎮人父太學生三畏年十八適同邑南朱村人謝作棟作棟應學使者試不售勤學死婦將殉之祖姑舅姑迭止之指其襁抱子而言曰汝夫已矣繫此藐孤汝死誰撫之者婦慨然受命始歆粥每朝夕奠必抱其孤而拜拜不能起涕下如雨見者莫不憐傷之祖姑聞其哭曰吾腸欲斷矣爲之輟餐婦乃退避日飲泣不敢發聲也喪除之明年二月其孤殤未幾祖姑亦沒婦歸告其父母曰女將死矣其父曰舅姑在

何死婦曰是在諸叔今長者十二歲矣數年當娶婦事我舅姑何患無人母又止之婦無言已還問其父曰女子有三從何謂也父爲誦之婦泣曰夫死從子今子死當何從矣父歎而起曰爾自主之矣雖然何忍也婦哭且拜曰兒何忍長辭父母然我朝夕以思我生誠不如我死我志決矣然且無令舅姑知是歲四月三日作棟死三期矣先日婦挈其夫弟幼者一人往拜作棟墓畚土以封之踰而告曰妻當殉夫所不死于夫死之日者以有子也今無望矣今日奠吾夫明日見吾夫矣弟歸

以告舅姑問之對曰無之婦今日往祭者謂明當有客
不得聞耳日晡乃盡以其衣物與二女妹夜中縊及晨
眾踰戶入一燈置高處照梁繫者板蔽其外光畏人覺
也內衣皆密紉貌如生時道光二十二年也年二十有
六其死也與作棟同日眾白其事于縣五月日合葬烈
婦于作棟之墓道祭望拜者數里不絕縣上其事于行
省將請旌如例門人謝升三其族也爲予述婦行事
乞書其概碣于其墓前予不得辭重系之贊曰

泰山鴻毛孰重輕婦殉夫死死若生於虔謝婦成其名

臣從王事同艱貞過者式此馬鬣瑩

計母沈太孺人墓表

秀水計氏有賢母曰沈太孺人其上世在明天啟中有子賢公者自歸安竹墩遷大考諱貴元考諱如藻皆國子生太孺人六歲遭父喪事母楊以孝聞年二十二歸於慕雲翁諱某嘗自感歎不逮事舅姑虔其祭祀躬滌亭之事數十年至老不怠慕雲翁三十未有子太孺人勸之置造翁意猶豫則潛屬戚儔訪良家子久之而王太孺人來歸太孺人弟視之服食任使必與已均每晨起焚香祝天願速有子逾二年而光炘生則又祝天願

兒易長成以慰若翁也未幾翁沒太孺人慟幾絕顧光
炳幼勉食湍米庀喪畢戒光炳以屏浮華慎交游爲娶
婦生孫廣購善本書延名師壹意以教孫爲急已而長
孫入郡庠次孫入縣庠太孺人年七十有六卒有孫六
人曾孫三人光炳與子從孫聚朝同學相善也念其母
之劬勞於已旣免喪猶思慕不已因聚朝乞予文諾之
而未及爲聚朝又言曰計所居王江涇距縣治遠城鄉
往來知計君者皆曰二田謹厚君子也而因以稱賢母
之善教如一口其事信箸不然不敢以請予應之曰是

誠然矣抑予嘗聞先儒論詩至樛木螽斯諸篇謂后妃之德莫大於不妒忌非特功容之可勉於外者比而周之所以興後世漢隋之所以敗亾皆由此夫家國之事一也慕雲翁壯未有子太孺人亟謀嗣續幸而得光炳今孫曾輩溱溱繼起計氏之遺緒盛於前時謂非太孺人有樛木之風以致之哉此於婦德尤宜書予大母沈太恭人家竹墩予嘗覽沈之宗譜遷歿郡邑者甚眾太孺人蓋同族也故尤樂言之而表於其阡

季母史太夫人墓誌銘

故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知縣 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江陰季公諱麟之夫人曰太夫人史氏今閭學芝昌母也考諱有光諸生以詩名太夫人年二十四歸公逮事祖舅靜庵府君者二年事君舅諸寓府君者二十有二年公奉親至孝自己酉充選貢甲寅舉京兆先後往來京師或蹕畱筆耕以爲養太夫人在家夙夜服事先意承志壹如公之在親側也公以辛酉大挑一等發直隸攝南樂西寧二縣知縣滄州知州尋

補鉅鹿知縣日勤在官太夫人奉諧寓府君之任所夙
夜服事先意承志壹如公之不在親側也小姑既嫁太
夫人迎之歸甘苦與其數十年無閒人尤難之公爲政
仁廉治鉅鹿二年民多戴德直隸故嘗有邪匪倡教惑
眾縣民從之者既逮繫上行省矣大府欲張其事遽加
深劾遠戍輪臺已而

當宁矜疑政府平反先蔽是獄者以失入斥降有差事
當白而公沒矣靈輿萬里還八玉門部民不遠數百里
奔號赴喪舁掖道路斯時也家室漂搖禍難洊至訐侮

交作太夫人理喪葬庇孤弱撐柱門戶艱難危苦甚矣
垂十年而閣學始舉京兆又數年官國子監始迎太夫
人京師壬辰 廷對一甲第三人及第自入翰林

廷試累一等司文柄者無虛歲連擢至今官太夫人於
是悲先公之不及見也又念閣學自識字至食餼皆受
教於諧寓府君也賀者在門感涕交頤顧謂閣學惟先
人修德不報以貽于汝也其刻厲清白盡心職事閣學
肅受命跬步必謹督山東學尤有聲庚子春莅浙學浙
士皆奮起聞太夫人疾皆憂恐秋八月朔時加卯卒于

杭州官舍年七十有五閣學具狀告於汴太夫人性閒定澹泊治家無小大必以禮節居恆危坐終日不稍勑倚暮年猶然自幼不食雞鳧後貴盛閣學進一衣一膳必命之儉約閣學妻王賢而蚤世太夫人時念惜之閣學女弟適同里徐鑰則亦迎之歸比歲相從官所孫曾一堂怡如也祿養方隆而夔日不再閣學狀言之有餘哀且曰昔先公之葬也未及納石今卜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葬太夫人於黃山蔣家蕩之原與先公之墓近相望也子其銘於虛儀吉幸及於公之門有年矣

追惟我師教誨篤厚之德於今不敢忘銘奚辭銘曰
懿乎太夫人克終我師之志事惟以善教三十年間惟
家之造惟賢之肖惟潛之耀於虜我師凌雲一笑旣固
旣安長庇乃後昆惟先之紹

封太夫人張母支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貴筑支氏贈奉直大夫鹽課司提舉諱廷桂之
女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張公諱
德興之繼室河南布政使今擢雲南巡撫日昃前任湖
北麻城縣知縣日蠲之母也太夫人在室無兄弟常以
養親爲己任既嫁事姑孫太夫人盡孝孫太夫人喜而
命通奉公迎若外舅姑養於家人謂太夫人誠孝無間
內外云通奉公始官都勻訓導母喪除移開泰擢定番
州學正逾年卒官年政七十張氏故吳人居黔纔二世

公爲人仁廉而疏於財故於時無強近之親無尺寸之產二子一女皆幼太夫人阨窮危苦中支傾續絕嚙子之閔所處多人所難堪而訓子尤嚴明夜自塾歸更爲之課篝鐙環誦不中程不止時稱述先人艱難遺事流涕交頤子女多感動泣下日最長而游學勉以刻厲敦行而慎交游它日歸謂曰有人至書院見汝飯脫粟無粢蔬爲之咨嗟我甚喜同舍與友者必訪其何如人必善士也乃許日最嘗曰爾時雖在遠兢兢自檢常若母之糾察者旋領鄉薦成進士入翰林太夫人以母王老

矣不忍離迨終事始至京師已而日昃出守蜀中擢
至按察使來藩於汴皆迎養太夫人始至郡廨見布簾
紵帳器用粗備卽愠曰汝一身在官何暇分心爲此吾
知曠誤公事多矣戒家人儉約必無加於舊每曰居家
侈累在一家居官侈累在百姓日蠹爲令以爲近民也
戒敕尤數而於施舍則盡力無稍吝往時日昃在敘州
創爲勵節堂以贍養之無告者若爾人至今歲收養滋
益多來汴值河患給民糜粥藥餌袴襦廬舍斥俸金累
數鉅萬皆太夫人命之也而太夫人意常欲然見其子

之遷官輒曰吾始念不及此又曰吾甚恐懼蓋其敬畏
堅苦之志操之數十年而慮深遠矣及擢巡撫有

旨馳驛赴滇會太夫人病日最乃奏請暫假侍疾因言
母苦節撫孤及仕宦三十年日承母訓狀

上鑒其誠許之奏未返而太夫人卒道光二十六年九
月十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孫三長軸新本年中式舉人
次軻新庠生先卒次轡新曾孫一紹燕女一人適平遠
黃槩彬前太夫人王遺女二適涇陽康師灝同縣文可
鎮孫女一適廣順但賡良曾孫女一今日最等將奉匱

歸葬而屬儀吉豫爲之銘銘曰

高門再興穆行丕煥通惟母儀秉節濟難何以濟之訓
子惟明道正行善以成國楨于家克儉閔民之見蜀江
豫河配蔡其澤操式金石言如銘箴四膺 褒顯惴惴
一心昭我管彤敬告大史體藏斯邱百世可俟

讓殤女窆石銘

名璉戚英甫女壬寅夏殤

緊讓殤女臨轅之苗溫溫玉理奕奕蘭苕糜於昆刃率
彼焚飈九齡孔若伊靜伊仁推食三弟服勤二親至於
媿婦言不先人性美命殉淪生汙沒戎馬江淮不能歸
骨三號掩坎壹行箸榻讓德之共臣子攸同范宣感厲
晉伯以雄懷哉逝矣稚女之風吾方慙憂益悲徂謝悠
悠征塗疇非行者薶辭萬秋妥魄長夜

記事續彙卷九終

男孫甫謹重校刊